



□ 12
476
19



十三經注疏

毛詩九

仁12
476
19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節南山之什詰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詰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

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疏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入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

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

詩疏十二之一

18
18
19

學東

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
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
風唯七月鳴鵙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
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
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
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
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
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
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
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
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
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
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
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
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
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
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
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伯爵為君皆
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

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
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為天子大夫耳此三
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
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
畧無義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
之也
如字人所尊嚴。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師大尹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
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
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
百反惓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彘字才
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勝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
用為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
衙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
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太師既顯盛處

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德
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
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曰
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
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乃言
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
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爾瞻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
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
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傳
師太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
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
注以為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
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
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為與又與憂心如惓為發端由瞻見其
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如惓之字說文作
灼訓為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
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
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戲為刑罪明
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為刑罪明

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
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
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者責之言汝為三公更何所主唯
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為王官
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為職也雨無正云斬
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
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
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
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為刺至
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
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為始也言卒
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
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
反倚於綺反下同賦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
本亦作嘑古犬反
如山之為也謂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
何猶云何也
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祖殿反注
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勅

觀反長 張丈反 民言無嘉 惜莫懲嗟 惜會也 箋云懲止也 天

嗟。毛以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

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與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

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

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

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

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

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

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為

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

平。鄭唯有實其猗。為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

倚之。咄咄使齊均。以興尹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

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傳猗長

。正義曰。以萊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云

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

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

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猗倚至齊均。正義曰。箋

以言有實其倚是倚為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

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咄咄耳。能實咄。唯草木也。故知以

草木平滿其傍之咄咄。使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咄咄以

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咄咄。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

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

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

。匠人注云。董中曰。咄咄說文云。咄。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

人引之。則咄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

名為咄。禹貢曰。咄咄。夏翟鄭注云。羽山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

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為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

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尹氏大師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為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維周之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 氏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氏當作桎桎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為周之桎桎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也

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卑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籍字又作轄胡膳反

天不宜空我師 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之眾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老

疏 尹氏至我反空苦貢反注同懋蘇路反本亦作訖下同

為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為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

為專行虛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為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鄭唯氏為桎桎毗為輔為異餘同。傳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邱若四圭為邱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為便故易之。箋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籍說文云桎車籍也則桎是籍之別名耳以籍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周之桎籍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

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

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經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

瑣瑣姻亞則無臚仕

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小貌兩婿相謂曰亞臚厚也箋云婿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地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

或作璣非也璣音早
亞於嫁反撫音武
政由不躬為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
下民言王為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
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
人為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
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
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
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
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
之言躬親明有施為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
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為文耳鄭以為尹氏
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
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為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
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
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正
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
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為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
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
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

疏

也。箋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責民
之辭故知勿當為末也知躬親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
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
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
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
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
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畧欺罔其上而不
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始近
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己
身之己不宜為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
惡宜為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
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
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婿
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
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
後亦相亞也。箋婿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為婿
婿之父為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
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為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
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
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為正稱故鄭摠

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詔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不備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備均鞠訥

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傲為之愬之於天。備勅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兀六反訥君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鬪之爭下皆同傲下教反

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屈極闕息

也箋云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屈音戒闕苦充反易以鼓。疏。昊天至是違。正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為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為惡亦當化上為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

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備均鞠盈箋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備均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効為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訥大戾。箋屈至至反覆。正義曰釋詁云屈極至也俱得為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為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訥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訥也言民心不言鞠訥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為惡乖則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病酒

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不自為政卒勞能持國之平平言無有也。醒音呈

百姓

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

疏

不

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也。箋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不能亂乃云不自為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未言不自為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為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

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尚書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項大也

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我瞻四方。壯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我瞻四方。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為于僞反又如字。我瞻四方

感感靡所騁

騁極也。箋云感感縮小之貌我視四方。騁無所之也。感子六反王七歷。疏。駕彼至所騁。正義

反騁勃領反日而乙反縮所六反。疏。曰言當所乘駕者彼

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

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

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

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

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足項文不宜重故以項

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

肯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傳騁極

箋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

畧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

畧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

予矣言欲戰聞相殺傷矣。相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息亮反注同予亡侯反戈予也。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憚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
而說憚則如賓主飲酒相疇醉也。釋音亦酬市由反又作
疇說音悅下同。疏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為惡之
已音以醉音昨。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
既以憚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醉矣言相惡既深和解
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昊天不平我
無大讎集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也。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疏昊天至其正
正也。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毛以爲尹氏
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
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
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傳正長
○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
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訥
大夫

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式訛
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爲于偽反父音甫。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疏家父至萬邦
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
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悞
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
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繁扶袁
反夏胡雅反下同。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
已音似爲于偽反。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也
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暑毒反。念我獨兮言我獨憂

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此政也。瘋音鼠字。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
林瘋音怒痒音羊。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
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言為害亦甚大
有霜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今憂在於心京然不能去哀
矣害我之小念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
憐我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
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曰祝史請所
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
用幣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
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
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
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為四
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
陽與此異也。箋憂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之
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
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

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
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
則此傷害萬物宜為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
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為日食之異而言災
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
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箋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繁
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為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
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
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瘡病也。箋云
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長伯長者皆
苦之情苟欲免身。瘡音庚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者皆
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箋云自從女口出惡言
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同出其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
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疏。父母至有侮。毛

寺流十二之二

十

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
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
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
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
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固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
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
此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
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
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
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又以父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
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已故謂
天下為我也。箋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今因
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
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知訴天
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以
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
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後憂心惇惇念我
無祿惇惇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民
生也。惇本又作憊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

之無辜并其臣僕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
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園
土音圓。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
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
。難乃旦反下之難同。烏所集也箋云視鳥集於富人之
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疏。憂心至之屋。毛以
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
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者亦并罪之以其
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
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世此視烏於所
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
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
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惇
惇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
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為天
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為天

詩疏三之三

十一

下則皆為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義曰此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以圓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圓土而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圓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戰曰以圓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圓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圓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者不出圓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圓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為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暮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圓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此圓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纒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

徽纒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并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等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為賤也臣亦賤稱儔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為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為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為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中至於罪以為臣僕而已故易之○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朝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箋云方且也直遙反下皆同

詩疏卷之三

三

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既克

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勝反韓詩云惡貌也

有定靡人弗勝 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

王也。勝毛音升鄭尸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

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

讀當為繫繫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

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繫鳥兮反惡鳥路

反疏瞻彼至云憎。毛以為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

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木而非大木也。以與視

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

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

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

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

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

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

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為薪蒸之木見

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

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傳王者至夢然。正義

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傳

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

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

臧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

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謂山蓋卑為

則有惡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乎箋義為長

岡為陵 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為君子賢者之

痺同音婢又必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曾無欲止眾民

支反行下孟反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

之為偽言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

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

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具曰予聖誰知

而信徵祥之甚。訖本又作訊音信具曰予聖誰知

鳥之雌雄 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

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盍猶以為卑況為

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

意尚謂之為淺況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
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
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
祥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
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謂天蓋
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鳥誰能知其雌雄者謂天蓋
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局曲也踏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踏者天高
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
者非徒苟妄為誣辭○局本又作踳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
積說文小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
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
人胡為虺蜴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虺暉鬼反蜴星歷
反字又作**疏**謂天至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
蜴蜥音元**疏**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
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
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

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
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
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
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
可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
故言為虺蜴也○傳局曲踏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
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躋累足說文云躋小步也王
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
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踏至陷淪○正
義曰箋以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傳局曲踏累足
而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蜴蜥○正義
曰釋魚云蜴蜥名蜴蜥蜴蜥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
名蜴蜥一名蜴蜥蜴蜥或謂之蛇豎如蜴蜥青綠色大如指
形狀可惡如陸意蜴蜥與**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朝
蜴蜥狀相類水陸異名耳**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朝
無桀臣箋云阪田崎嶇境圉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
者在間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苑音鬱徐又於阮
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境苦交反圉戶角
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間音閑辟婢亦反
天之抗我如不

我克

抗動也箋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抗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猶誓誓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亦不問我在位

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

疏

瞻彼至我力○正

實○誓本又作愁五報反沈五刀反

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境坳之地有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

苗以與視彼空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

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

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

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取賢故政教

所以亂也○傳言朝至桀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苑苗此

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

也○傳仇仇猶誓誓○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教教傲

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

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

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

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也箋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寧有能滅息之

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

反熾尺志反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宗周鎬京也褒國也

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

反如音似鄭云字也咸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

云從火成聲火死於成陽氣至

成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疏

心之至威之○正義曰

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

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

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

燥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

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

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衰滅之則

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

傳曰滅之者以褒姒淫

見微知著以褒姒淫

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窘困也箋

云窘仍也

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其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物喻王之任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

賢也。遠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

于萬反。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墮也棄女車輔則墮

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爾載

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慎待

果疏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載

反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

路既至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

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

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

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

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

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

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

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為仍憂於

陰雨為異餘同。傳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

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為喻而云既載故

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

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箋輸墮。正義

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隳成敗

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

為隳壞之義子路將墮無棄爾輔負于爾輻。負益也

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無棄爾輔負于爾輻。負音

云輻方。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

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也顧猶視也念也。婁

力注反又作屢。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

數音朔下同。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之輔數顧女僕

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疏此連上章以商事為喻

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

於爾之輸轉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

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

輔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

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

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

詩疏卷之二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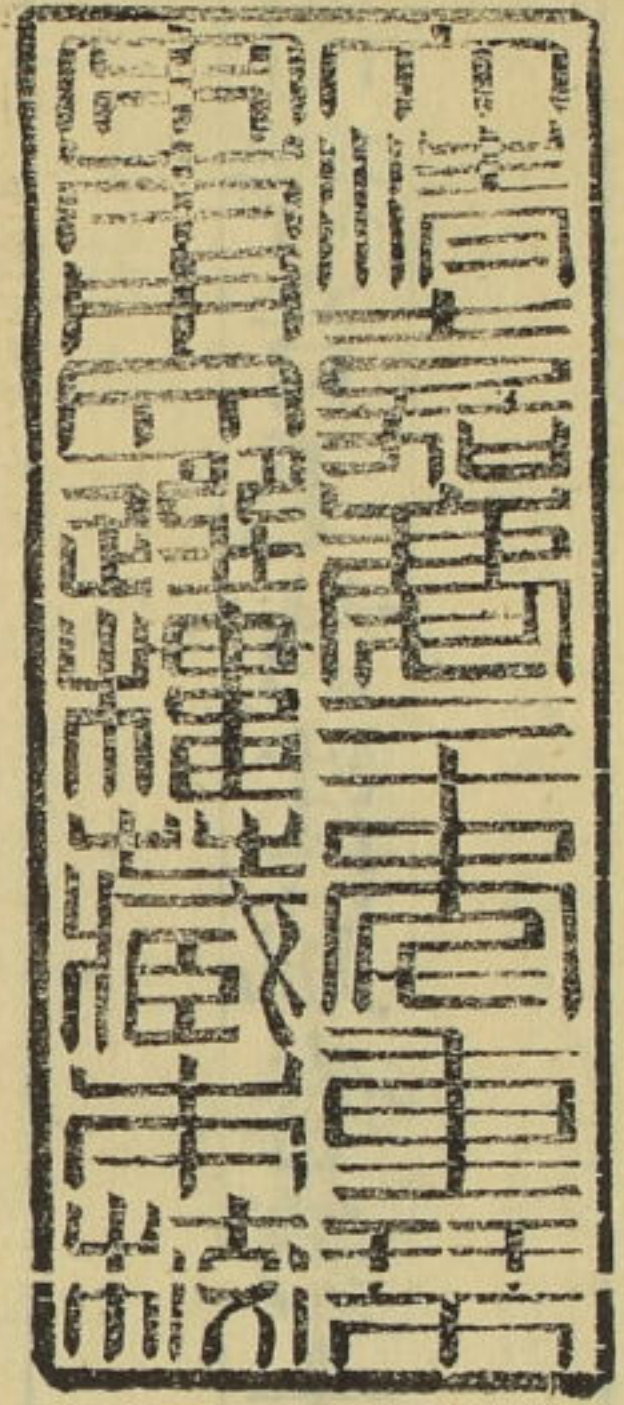
之險汝商人何得會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
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會不以是賢相為意乎
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輔以賢益
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兩以
陰雨為終久及難之
亦孔之炤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
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沼之紹反樂
音洛注同炤音灼之君反易見夷鼓反下如字又賢遍反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慘慘猶戚戚也。慘
七感反戚千歷反疏魚在
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
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
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
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與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
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
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為之憂而心
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
師也。肴本又作殺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
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
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比毗志反云本又作負
音同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慙慙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
特自傷也。慙音殷又於謹
反。疏彼有至慙慙。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
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
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
今憂心慙慙然痛也。鄭以為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
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
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慙慙
然孤特自傷耳。箋彼彼尹氏大師。正義曰此與上篇非
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尹氏官為太師上篇刺其專
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傳言王至及遠。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
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
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屋蔌蔌方有穀此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此音此說文
 作侑音徒蔌音速方穀本或作民今之無祿天是椽
 方有穀非也窶其矩反一音慮君天在位椽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瘞天殺之
 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之言遇害甚也○天於兆反又於遙
 反災也椽可憍獨將困也○**哥矣富人哀此憍獨**言王政如是富人已
 陟角反○可憍獨將困也○**疏**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窶陋者方
 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
 此下民今日之无天祿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椽譜之是其困
 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
 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椽將致困病故甚
 可哀也○鄭惟天是椽為異餘同○傳君天之在位椽之
 位也○箋民以至害甚○正義曰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
 之所為故云天以薦瘞天殺之天既為天則椽為王者故云
 王者又椽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
 盡猶椽使破壞然椽如椽杙之椽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
卷首校印



黃中栻棊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二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鏜云當雅誤是也

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剗添者一字

所以國傳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箋

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十五誤七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巖音同正義本是巖字考巖字是也傳云巖巖積石貌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箋以巖說巖者詁訓之法也經義維記以為經本作嚴不得箋意又以為正義本

寺流三二交助已

七

釋文本皆作嚴尤失其實又引羣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
即釋文或作本耳

憂心如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惓之字說
文作𦵏釋文云惓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

字書作焱說文作𦵏字五經文字心部云惓見小雅考釋文
云字書作焱故轉寫而為惓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𦵏或
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
又於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今考說文惓下當是引
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惓字從炎之意不知者誤改為惓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
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

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
本作談采諸正義也

斬斷監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
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小熱也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𦵏云𦵏舊
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具瞻少曾嚴之狀 補毛本曾作尊案尊字是也

訓為小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𦵏誤熟是
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成
疑成字譌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
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

平滿其傍倚之剛谷又云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剛谷
正義中餘剛字同剛吠一字也釋文云山吠本亦作剛是
剛谷釋文本作山吠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
其傍倚之山以木為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吠字
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薦重瘥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
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節彼事懲嗟 補毛本事作至案所改是也

能實剛唯草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堂云剛下
當脫谷字是也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
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氏當作桎鐻之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抵作拒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

若四圭為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誤為是也

說文云桎車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綱

摻滄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自誤以他書為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同即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略欺罔也

式夷式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

宜為己身之已不宜為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也以紀說已乃詰訓之法考文古本改紀為已者不得箋意

盧文昭從之非也

瑣瑣姻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素火反小也木或作璫非也璫音早考文古本作璫采釋文而誤也旄丘釋文云璫兮依字作瑣亦其證

必天下之民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汝形近之譌

夷易違去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為皆化於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所為無不皆化於上也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

民既化上上為惡亦當效上為惡亦當化上為善

閩本明監

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為善三字案所補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為惡亦當化上為善複衍上為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也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皆

威威然至俠閩本明監本毛本俠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冀上改悞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

則非常霜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

夏七月甲戌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六誤七是也

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劍添者一字致常寒之氣來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恆

女口一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口一耳是其證憂心愈愈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又此病我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

文王雖受命之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

訴上世之哲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謬也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園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園誤與國建本皆作園周禮作園是也釋文云園音圓

視鳥集於富人之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

是無祿世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

輕者役於園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園作圓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園正義作圓園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弗受冠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按是也

無罪知彼刑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為繫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繫作音是其本為字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

王迷之云王既有所定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王字迷之作述之案述字是也

故老召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元老考文古本同案召之誤也

人意盍猶以為卑補毛本盍作蓋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元因別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箋局跲是其本作局考文古本作跲采釋文

胡為虺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即蜴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為虺蜴也補毛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

一名蠖蝮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於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補毛本被作彼

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此誤此是也

褒姒威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威木或作滅考傳云威滅也說文威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威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詩正字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

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會以是為意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曾作會不案曾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賢益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莫知所於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逃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隣近兄弟及昏姻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救菽方有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本與或作同載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為正

天天是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天天作天天是譌字蜀石經亦誤天為天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箋民以至害甚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卅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

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
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
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
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
鳥路反番方表反徐甫言反本。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
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義曰毛以為刺幽王鄭
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
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
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
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
之義不復強為與奪。箋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
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
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
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

詩卷十二之三

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諸鄭既言當為厲王又自
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
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
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
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
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
為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為之非此篇之所云
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姒美色
曰豔則褒姒豔妻為一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
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侯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
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
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番為之者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
盛之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為司徒
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
為司徒褒姒仍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
別嫌明疑以本文為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
公也中侯摛雜貳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
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
王為十世也刻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

沸騰山冢峯崩是也如此中侯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
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
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
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
旻小苑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
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
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
橫移其第改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
焉竊以褒姒龍齒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
以下七子之親而合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
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
若是幽王既為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
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勤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
式臧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為安
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為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為毛
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
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
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
故同之焉不然韓詩
次第不知誰為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

之交日月之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

日而微

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異尤大也彼月則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

起故下民亦甚可哀○**疏**十月至之

為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
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為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
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
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
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所以為甚惡
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
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
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
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
傷矣○鄭唯厲王時為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
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
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日是之交為事也

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
皆右行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
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週追及於日而
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
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
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
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交雖
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夏之八月交會
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
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
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
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
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
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曰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
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言此者解
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
比君是為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
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
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為義者推度災曰及其
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

寺流

三

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
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
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卯侵辛為
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
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
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
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為醜
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
故舉金木為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以午食王似卯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
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
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為災此亦分月
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
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為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
以日食之中分為差降也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
日又為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
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為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
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為尤輕也計古今之

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麻象為日月交會之術
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
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
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少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
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
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
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
其實日食皆為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明春
秋為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
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為災也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二月傳稱魯衛惡之
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春分之日魯實受之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
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
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
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為異九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
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
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

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
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覺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
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
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
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微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
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知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
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
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
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
年王基獨云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考之
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
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
或據世以定義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
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

之徵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
則日月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徵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
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
不修請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
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
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
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
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疏。日月
臧。毛以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
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
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
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
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食於何
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慎是也。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燿燿震電
○鄭唯厲王時為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燿燿震電
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百川沸騰山冢峯崩。出
教不善之徵。燿燿于轍反。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峯者崔嵬。百川沸騰。出相乘。陵者由貴。
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峯。舊子恤反。
徐子緩反。宜依爾雅音。祖。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
祖。回反。爾雅作。屈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屨。五規反。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
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會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
止之。○憯七。疏。燿燿至莫懲。○毛以為幽王時不但日食
感反亦作慘。使天下不安。止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
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
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
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
為深谷。岸應處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
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

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
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
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
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峯崩。人無
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即是也。○鄭唯厲王時
為異。○傳山頂曰冢。至箋乘陵。○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
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峯者。屨子規反。屨語。規反。郭璞曰。謂山
峯頭巖岩者。意或作嵯。嵯此經作峯。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
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舉子恤反。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
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百川沸出
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
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
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
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
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
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
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
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
實安。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
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
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家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
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
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
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
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聚側留反蹶俱衛反趣
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橋音矩弓禹反豔餘瞻反鄭云豔妻
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
盛也嬖必計反朝直疏皇父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
遙反下同擅市戰反疏時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
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仲
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橋氏維為師氏
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襄姒
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襄姒
是其婚戚或可詔倭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為厲王時豔為后為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
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
劉也其番聚蹶橋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
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
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
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
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亦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
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
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
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
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
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正馬
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
子春云中當為得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
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
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為小
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
之單稱宰猶宰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
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摠焉謂之冢列

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放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摠統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

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

七俱反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反疏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其音恭本亦作供抑此至然矣。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為汙萊乎而皇父非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傳下則汙高則萊。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瀆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高則萊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不慙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盭反

遺一老俾守我王

箋云愁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備王

且也韓詩云閭也強其丈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愁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

箋云又釋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疏皇父至徂向○毛以為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貧無厭言皇

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

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已其

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愁然強欲遺

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

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為異○箋專

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為知足於

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為天下莫若已自此聖

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為立三卿多藏者

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

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

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

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

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

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

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

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

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愁

者至衛王○正義曰說文云愁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

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

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

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

此者由主人也。孽魚列反。噶子損反。說文作傳云聚也。啗本又作沓。同徒。荅反。背蒲。妹反。注同。隋徒火反。○**疏**也。勉至由人。○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彼讒口。所譖。雖譖。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讒。匿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尊。尊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眾。人皆主意。競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為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為異。箋孽妖至由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為妖孽。故云孽謂相為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為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為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尊沓為未背時。故云尊。尊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為相。杯。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悠悠我里亦**孔之痲。悠悠憂也。里居也。痲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也。痲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

餘我獨居此而。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逸。天。憂。羨。徐。箭。反。不循天之政教。○**疏**。悠悠至自逸。毛以為詩人見王政之。不循天之政教。○**疏**。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鄭以為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也亦當為刺厲王之所下教**疏**

雨無正七章上一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為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為之。立名。敘又說。

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駿長也穀不熟曰饑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至使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吳胡老反駿音峻饑其斬反更古衡反。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旻密中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率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音赦一音捨淪胥上音倫下息魚反鋪音烏也徧音遍下同。

疏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爲詩人告幽王言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

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率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饑。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萊皆不熟爲饑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饑也。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不圖。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傳舍

宗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莒無所安

定也。彘。直例反。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

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

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庶曰式臧覆出

為惡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為惡也。覆芳服反。疏宗

至為惡。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

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者國君

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

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

當如王說。箋周宗至于彘。正義曰周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

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

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

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勤勞。正義曰詰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

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

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

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

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之職名可以上

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公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況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

詩疏卷之三

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為三公也

臻 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愆之也為陳法度比百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箋云凡百君子謂眾在位

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疏** 箋上下至于天教以卑承尊若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疏** 正義曰天道設事上是天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 戎兵遂安也誓御待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

憊憊日瘁 不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待御

左右小臣憊憊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又作退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勅六反

比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眾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

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

皆反又音碎排步**疏** 戎成至則退。毛以為幽王政亂朝皆反惡鳥路反

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會我待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

事以告王者而王又病其凡眾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

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

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

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

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眾在位之君子無

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為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

言則以為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

小人得為譖毀之言則以為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為

此也。箋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

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往則甚急進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亦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則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為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為可使不稱已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君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謂爾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辭之曰泣血無所而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能距止之故云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為于偽反距本又作鉅。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音巨。

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疏。謂爾至爾室。王駁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恐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鄭以為屬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為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己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

胡底

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

至於亂

底之

疏 滄滄至胡底。毛以為幽王時小人在

履反背音佩。不忠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

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

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

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為

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為

異。傳滄滄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滄滄。訛莫供職也。

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為黨熾盛。

皆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

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徑

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上。我龜既

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為不供職之事。我龜既

厭不我告猶。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

中。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

復扶。又反。繇音冑。中丁仲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

云。謀事者眾而非賢者。是非相奪。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處口。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

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我

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疏我

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疏我

溥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為謀者不得成

也。發言則詘。詘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

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

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

寺流上之三

七

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
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
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
兆者龜之豐垢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
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
取不若人爭為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以決則國危當
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
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
駟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
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
跬之衰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

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
近也爭為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

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猶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
言之異者言見動軻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軻音刃礙車木
也字林如戰

反泥乃麗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
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

疏

哀哉至于
成。毛以

為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為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為法非用
大道是為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
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
人而與之謀其所為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
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之不可謀室故比之
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
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者人之大名其實賢聖者也。在
箋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
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
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
者楚辭云朝發軻於蒼梧王逸曰軻友輪木也說文云軻礙
車木也動軻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

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靡止言

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亦有恭肅
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臚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
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

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
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臚王火吳
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臚
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
流無淪胥以敗 箋云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
國雖至以敗。毛以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
民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
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
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
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
之諸侯雖無祀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
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言小者
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
通者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事者未必即是聖故兼
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事者未必即是聖故兼
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賢也故箋
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
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

隔民雖靡臚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乂皆是民有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
字靡止言國靡臚言民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臚
音摸為法王肅讀為臚喜吳反臚大意無大有人言少也國
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
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
謂諸侯上舉諸侯以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
於民言哲謀肅以聖賢此四事為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
互相比屋可封賢人眾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
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
人任之為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
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睿
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聰則臣進謀也君貌
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也君聽聰則臣恭次從明聰
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聰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
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從而後視明
及聰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
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

詩疏十三之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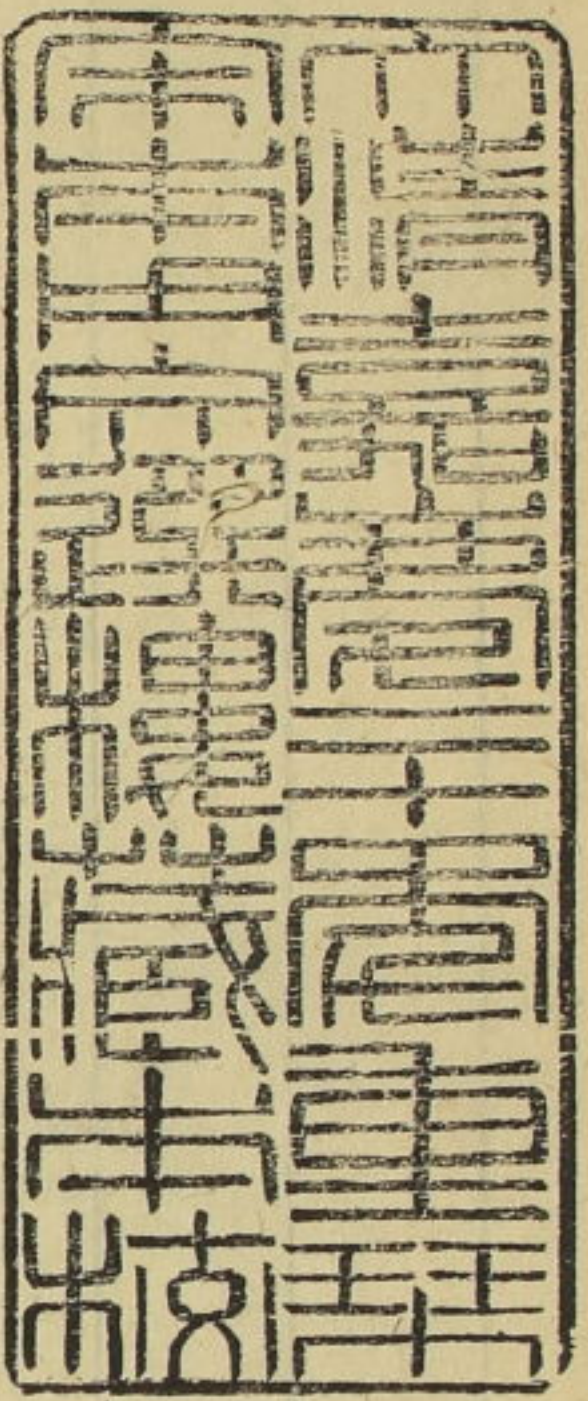
父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
經故倒彼書文也然睿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父是
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
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
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
云然也此并或否為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
故也。箋王之至濁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
為清不至濁敗也却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
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他馮陵也徒涉
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
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博
音疏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
博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
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
惡直國正故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如臨深淵恐也如
不敬則危

履薄冰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黃中棻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十月之交

節刺師尹不平

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小字本節下有南山二字閩本明監本毛本節下有彼字案皆衍也釋文以節刺作音正義亦云節刺師尹不平

此篇譏曰皇父擅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由形近之譌

事國家之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作專案所改是也

中候撻雜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貳當作戒形近之譌周頌譜正義引撻雜戒可證

昌受符厲倡夔

閩本明監本毛本夔誤夔案夔即孽字之別體

其理欲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形近之譌

小旻小苑卒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苑作宛案所改非也考小苑釋文本作苑通志堂改作苑

朔月辛卯

毛本月誤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朔月卽是之交爲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會

推度災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日誤日下同是也

金應勝木反侵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勝木下當脫木字是也

自是所食之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日誤月是也

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主

秋正月壬午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正當作七是也

云衛地如魯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去誤是也

而公家董仲舒何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公家俟考非也公家謂公羊

家耳

八月癸巳朔月有食之

補案朔無月食考春秋經月作日是月字誤也

而王基獨云以麻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麻

校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而王基獨云以麻校之中更無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麻十四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說者或據世以定義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上有謬字案此十行本因上文衍十四字

而義字下有脫耳輒補非也

臣不有以犯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可案所改是也

山冢萃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萃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

祖恤反本亦作卒考正義本是卒字正義云萃者屢屢又云此經作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

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今正義中卒皆譌作萃而不可通矣

卒舉古字同用箋云卒者崔鬼訓卒為舉而不改其字也漸
漸之石傳箋正義可證當以正義本為長漢書劉向作卒是
魯詩亦作卒也

胡憺莫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憺亦作慘考此與節南山憺莫懲嗟二憺字皆節爾雅之替字亦作本誤

皆溢出而相棄補毛本棄作乘案所改是也

深谷為陵小臨卽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臨下有大字案所補非也卽當作節耳

雖子則爾雅小異補案于當作字則字不誤毛本竝改則為與非是

耦維師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初刻耦後改耦案五經文字木部云耦氏也見詩

小雅耦字是也從木從才字多相亂顏師古漢書人表注云萬讀曰耦集韻九慶亦作耦皆與唐石經初刻同

豔妻煽方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處一本作熾考傳箋一本誤也又此以處與馬為韻

謂用親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當作謁

小宰卿大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卿恐中誤是也

冢宰之單稱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乃

兼擅曰宰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曰宰恐羣字誤非也此唯宰為羣字誤耳其曰字當作目乃下句錯入此者也

故但以卿士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浦鏗云脫目字是也錯在上句又誤作曰

曰予不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惠棟云王肅改字反誦康成是也

愁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云愁者心不欲強之

辭也較正義本少自字釋文云強之其丈反考勉強字唐人例用強作彊者後人亂之耳

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擇字複出而致誤

樽沓背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樽後改樽案初刻誤也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沓本又作沓考文古本作沓采釋文

下民有此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言當作害是也

非從天墮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墮作墮案隋字是也釋文云隋徒火反正義中字作墮者隋墮古今字易而說之耳

由主人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由主作主由考文古本主由亦同案主由是也

下民競相譖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匿疑隱字誤是也
天以讒佞相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人

天孽從天而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上天作天當是刺也

里居也痲病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居作病案小字本是也釋文我里下云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痲後人改也正義云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上病說里下病說痲也考文古本作里痲皆病也采正義釋文而為之

十月八章唐石經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十月下有之交二字案有者是也序有可證

○雨無正

旻天疾威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旻作昊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旻天疾威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云上有昊天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作旻天誤也浴革例云俗本皆作旻天今從疏及諸善本考此箋云王旻不駁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是鄭自作昊此詩凡三言昊天浩浩然昊天疾威如何昊天是也不應其一作旻乃涉小旻而誤耳毛鄭詩考正云孔說為得是矣經義雜記云此當從釋文作旻者誤

三十四年穀梁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上脫襄字是也

故安漢時不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校形近之譌

正義曰詰文

明監本毛本詰上有釋字閩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二卿則公一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下外與六鄉之事同

王見以三事為三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肅

會我誓御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誓作誓案唐石經是也此字從執聲五經文字云誓與誓同見詩小雅說文云誓日狎習相慢也皆誤從執

憊憊曰瘁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憊憊作慘慘案釋文云憊憊干感反正義云憊憊然日以憂病是釋文正義本皆作憊憊不知唐石經出何本也

莫肯用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訊乃諱字轉寫之譌諱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是也

無肯用此相告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語下有者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飢困已成而不

能恤而安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無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飢困已成而不能十五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哥可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矣作也考文古本同案矣字誤也

故不悖逆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逆作選案釋文云選五故反本亦作逆正義云無所悖逆考此悖選即韓非所謂拂悟字異義同當以釋文本為長考文古本作選案釋文

使身居安休依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居作舌十行本初刻居後改舌案舌字誤也正義云使身得居安休依然可證

將其害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共字誤是也

非徒所可矣開本明監本毛本所誤聽案山井鼎云所恐听誤俗字不可從非也所可矣指傳所云可矣即經之胥矣也

維曰予仕開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予作于考文古本同案予字誤也

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開本明監本毛本上正作不是也可二字我下有字案所改

本又作鉅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盧本作鉅非也案乃鉅字之譌

女猶自作之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本汝自作之耳是其證考文古本作耳爾采正義而誤山井鼎云爾字屬下讀不知經言爾箋必言女無仍言爾者也

故云我試憂思泣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試疑誠字誤是也

○小旻

此篇唯刺謀事邪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僻作辟下同案此誤改也下傳云回邪適辟釋文作僻乃轉寫之誤辟僻古今字正義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訛訛然思不稱乎上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作其案釋文云稱其一本作稱乎正義標起止云至乎上是正義本作乎考文古本作乎其上采釋文而誤十行本標起止不誤明監本毛本亦改爲其非也正義云不思稱於上又云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段玉裁云正義誤倒思不二字

伊于胡底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底作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不字案所刪是也

此傳亦唯爾雅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唯當作準形近之譌

占繇不中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繇作繇案六經正誤云占繇不中作繇誤考說文玉篇

卜部皆無絲字釋文亦但作絲左傳同廣韻云絲卦兆辭也郭忠恕佩觿凡分絲絲爲二字毛居正取其說反以絲爲誤非也氓箋卜兆之絲杖杜箋合言於絲爲近皆同

非於道止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疑上字誤

是用不得於道里 毛本里誤理閩本明監本不誤

故至筮龜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筮疑云潰誤是也

小人取不若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取當耻字誤是也

爾雅亦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

爭言之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近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可哀哉今幽王君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臣

從作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亦同毛本又作艾案艾字非也經作艾鄭引尚書又而說之以艾爲

艾之假借也依經改爲艾失箋意矣

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者作當考文古本同案山并鼎云屬下讀是也

今日民下之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民當作天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上二字當衍

聖上無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聖字上當脫有通二字者因上衍而下脫也此正義譌舛今正之

王肅讀爲臚喜吳反臚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臚作撫案所改是也喜吳反三字當旁行細字。按舊按非引王肅語則愈知不然

孝經曰容止可視補毛本視作觀案孝經本是觀字視字誤也

以聖賢此四事為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君視明則臣昭哲

毛本明誤民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哲當作哲形近之譌

徒博曰暴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博作搏考文古本同案博字誤也

惡直國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醜誤國是也

恐隊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隊作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隊本又作墜下篇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四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宛於阮反

疏

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

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與也宛小貌鳴鳩鵲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鵲音骨鵲陟交反何音影字林作鵲云骨鵲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發不寐有懷二人

明發發夕至明

疏

宛彼二人。毛以為言宛然翹小者是彼鳴

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

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
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宛小
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
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鵲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
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
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有
地而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
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人之齊聖飲酒温克。齊正
故知從夕至且常不寐也。温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彼
昏不知壹醉日富。酒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
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
扶又反。疏。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
與下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
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温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

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中原有
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為藉義。中原有
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
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菽音叔。藿火郭反。螟蛉有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
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反。蛉
音零。俗謂之桑螟。一名戎女。嫗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
腰蜂。俗呼蠛蠓是也。嫗於髮反。翊音翁。煦况甫反。又况具反。
記云以氣曰煦。以紆具反。鄭注禮。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
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疏。中原至似之。毛以
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眾民能力采之者
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
自有子。而蒲蘆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
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蘆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已
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

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為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藿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蠶。俗謂之桑蠶亦呼為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蠶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始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為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題之為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鴿注同。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邁征皆行也。王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邁征皆行也。王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

乙反下同。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朝直遙反。疏。題彼至所生。毛以為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念反。疏。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為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視朝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為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為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為節當取傍視為義曲禮注淫視睇盼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為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為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為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此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上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也。寺疏十二之三

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

疏 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與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為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

之在上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温温恭人 温温和也。柔貌。如集于木 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恐墮也。惴之瑞也。反恐墮上上勇反

小宛六章章六句 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箋云衰亂之世賢人敏反

小弁刺幽王也天子之傅作焉 疏 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鸛斯不言小鳥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 興也弁樂也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

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
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鶯斯音豫爾雅云小而
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鶯一名
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
作鴨同音匹。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
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
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日以憂也。罹力
知反取七住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
大音泰說音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泣于旻天于父
母。日號上而乙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
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鶯斯之鳥鶯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
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
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
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
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
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
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鶯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鶯

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
白江東呼為鶯鳥是也此鳥名鶯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
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
學而類苑鳥部立鶯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
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
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
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鶯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
凡人當文為典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
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
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
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
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中人弗異必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也。傳舜之
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
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
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
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
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
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踧踧

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踧踧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踧踧

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

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踧徒歷反鞠九六反易夷鼓

反。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疾首疾首疾首疾首疾首

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疇除又反義同疾勅疾

覲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銳反疾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

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

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干

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

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

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郭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

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

假以為喻耳。傳怒思擣心疾。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

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

手惟一曰築也。箋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維桑與

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梓必恭敬止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于裏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于裏

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疏維桑至安在。毛以為言

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凡父之所樹者維桑與

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褻似喪妣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喪妣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不慮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月也。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

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

假寐箋云遑暇也。疏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蜩其聲嘒嘒然有灌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摠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如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亦作跋其宜反雉古豆反如音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痍也謂傷病也箋云大

亦作跋其宜反雉古豆反如音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痍也謂傷病也箋云大

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壞
 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瘰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瘰
 符婁郭云廬偃腫也。爾雅云瘰木。心兮憂矣寧莫之知
 箋云寧疏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騫斯柳斯斯
 猶曾也。皆解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
 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且雖然
 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
 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
 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
 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云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
 宗彤曰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
 故守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待之勢獸
 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
 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瘰謂傷
 病。正義曰釋木云瘰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瘰木疾用
 無枝符婁廝偃內疾瘰器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
 廝偃瘰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為異也。相
 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瑾路冢也。箋云相視

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
 尚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
 兔他故反先蘇薦反。瑾音覲說文作瑾云。君子秉心維
 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毆起俱反又作驅同。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心之憂矣涕既
 隕之。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瑾路冢至箋不忍。正義
 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瑾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
 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君子
 信讒如或疇之。箋云疇旅疇也。如疇之者。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拊
 矣析薪地矣。斲者不欲妄踏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
 理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拊寄彼反。地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踏蒲北反。控
 子卧。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
 反。似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大

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
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
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
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之無輕易用讒
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
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
魚筍若之我梁發我筍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
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
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
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
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
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
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
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
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
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
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
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
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

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
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
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
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
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
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
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
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
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
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

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悠悠思也憮云

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
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且徐七
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
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憮音素
昊天已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君子屢。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盟亂是用長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由世衰亂多相背違。住反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盜。同。

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也。餒沈。匪其止其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之邛。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

恭本亦作供。疏。君子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為于偽反。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為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東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

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

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
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絺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
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
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
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

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

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兔兔狡兔也箋云此四

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
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漠同訓
謀莫協韻為勝忖本又作忖同七損反度符洛反注皆同躍
他歷反斃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
反馴音旬。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讒人為讒自謂深密
又音脣。疏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
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
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
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讒兔至狡兔。正義曰蒼
頡解詁云斃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

郭遂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
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
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
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
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
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
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
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
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荏染柔木君子
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荏染柔木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黠兮。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

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
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
反注同椅於宜反梓。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
漆上音子下音七。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

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疏荏染至厚矣。正義曰

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

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
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為思
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
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
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
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
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
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
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
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
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
又作擘音眉惡鳥路反。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也箋
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
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袁反易夷豉反。既微
且廔爾勇伊何。廔為微腫足為廔箋云此人居下濕
勇伊何何所能也。廔市勇反。廔戶諫反脚。為猶將多
脛也。傷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
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
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同大音泰又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
如字。儻音素。疏。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
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
人既脚有微之疾而足附且有廔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
為況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
聚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眾教
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曰
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
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
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傳廔廔至為廔。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廔
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脚脚脛
也。廔廔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
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廔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
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疏。何人斯
幾內國名。入篇章

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之侶疑其讒而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入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

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安也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豫下。伊誰云從誰暴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云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已音紀。疏彼何人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已貌似不安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安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親也伊字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已情至何人

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已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二人

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暗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

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譖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暗我乎。暗音彥，見賢

遍反，譖遣戰反。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於我甚厚不

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疏二人至我可。平何更於已薄也。日而匕反，已音紀。疏正義曰：言暴公

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譖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

入門弔暗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暗乎

知已被譖而不暗疑其讒已而內慙。箋云：二人至暗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

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暗既言為禍而責人不暗，知蘇公已得譖讓也，謂以咎

譖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隱是不奪其國，明是譖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暗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曰：暗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親女之身乎。睹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

丁古反，本又作覲。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乎皆疑之未察之辭。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

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覲見其身乎。故，譖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暗我，是不

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暗為

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正義

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

館者所以舍客，故雖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

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言其安行。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箋云違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

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絕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疏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諧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異餘同。

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

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得安是章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

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

見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也。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伯氏吹壘仲氏吹簾。土曰壘竹曰簾箋又反下章同。伯氏吹壘仲氏吹簾。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簾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壘況袁反簾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

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
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
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疏伯氏至爾斯。
素洛反為其于偽反長如字又張丈反。正義曰既窮之
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誼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
兄吹壘又仲氏之弟吹簾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
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
壘簾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
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
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
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
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壘竹曰簾。正義曰土曰壘漢書律
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異耳注云壘燒土為之
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壘六孔釋樂云大壘謂之脚音呬孫炎
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壘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氏
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簾謂之沂李巡曰
大簾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
注鄭司農云簾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
公作壘蘇成公作簾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壘簾尚矣周幽王

時暴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簾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
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
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
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簾壘之
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
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豶即豕也並
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
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誼也司盟曰盟
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之誼之法也彼不
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民不相信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不信者詛之是盟大
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取犯故民不信者詛之法襄十
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
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公
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
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
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之所用揔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詩經卷之三

七

則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
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誅之百人為卒出一殺
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
者於時鄭伯使與伯雞誼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
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誼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
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與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
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
謂誼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
之贊牛耳桃茱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性
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
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為鬼為
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域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六相視無
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域音或沈又音域狀如籠三足一
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
云射人影。覩土與反婦戶刮反面醜也

為鬼為

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
以字本。疏為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
而見不須與我為誼今汝有覩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
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
誼乎以疑爾謬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
情冀得其實也。傳域短狐覩姑。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
域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域淫女或
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
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
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
也覩姑釋言文孫炎曰覩人面姑然說文云覩面見人姑面
覩也然則覩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
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
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巷伯
奄官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諧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官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官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為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諧寺人寺人

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疏

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疏

興也。疏

集采色以成錦文。疏

本或作菲餘。疏

已大甚。疏

彼眾采而織之使斐然。疏

是怨狀以為已罪也。疏

是為太甚。疏

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疏

稱貝者其文如餘泉。疏

黃白文彩餘泉。疏

白為文彩餘泉。疏

蟲也龜鬣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疏

餘。疏

黃為質以白為文彩。疏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哆兮侈

今成是南箕

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
而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
而託之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日子何為不納
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日子何為不納
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
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
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
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
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
之反寡婦也依字作發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
楠同間廁之間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况
甫反踵章勇反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
足根也狹音洽

多且巧。適如字王。疏。哆兮至與謀。正義曰。記言讒人

徐皆都歷反下同。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
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為舌故
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
其為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
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
悔也。因有小嫌疑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
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
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
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
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
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
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
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
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
審之事以此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
家到戶說奸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且猶至於且也。蒸是薪
之細者。搯謂拙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

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已之為，擦目言其然。火以至且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縮屋是未且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必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穉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魯人如此為孔子曰：欲學柳下惠，不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狹而舌廣，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疏。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誠者惡其不誠也。惡鳥路反。

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疏。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誠者惡其不誠也。惡鳥路反。

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為譖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方味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為譏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但已鄭以遷為訕言，王將訕汝以遷去為理否？女故易之。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譏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人至勞人也。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而矜哀此勞人。

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而矜哀此勞人。

昇豺虎

投棄也。昇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昇有北

北方寒涼

而不毛。有北不受投昇有昊。昊昊天也。箋云付

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

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

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

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

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

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楊園之道猗

士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楊園之道猗

于畝丘。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

始。猗於綺。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

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起而爲此詩欲

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楊園

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

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

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

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

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眾在位

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

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

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

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訓自與經相乖非

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

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

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

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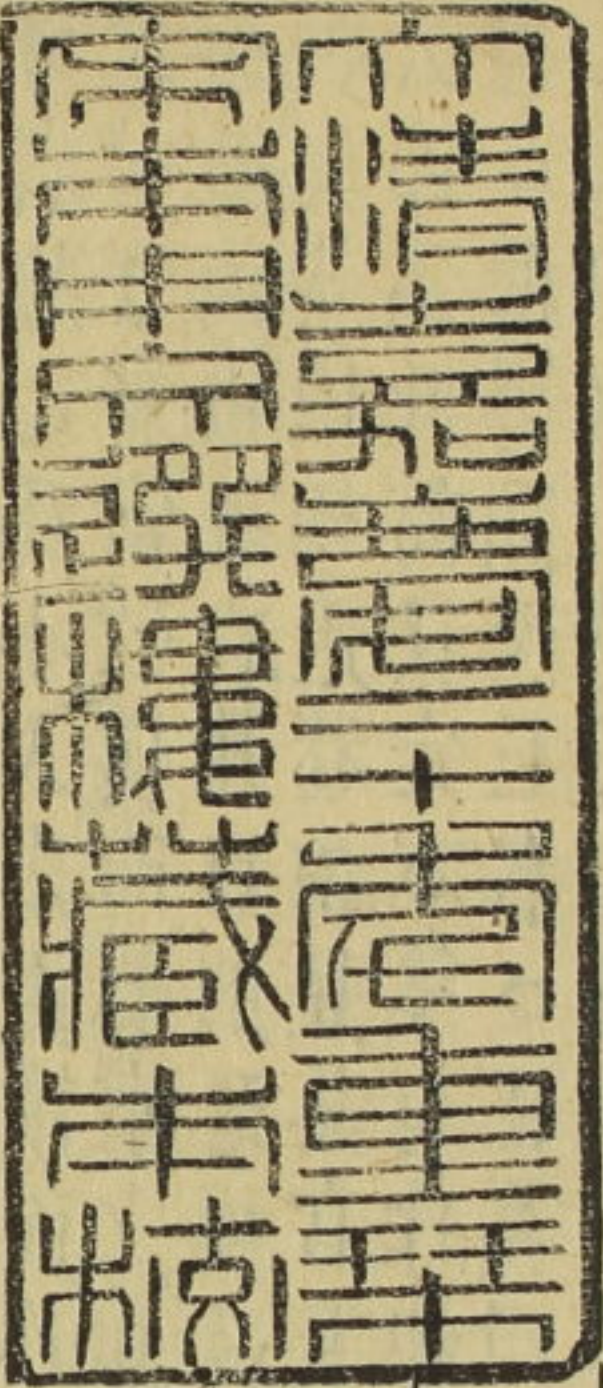
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黃中模琴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
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鵲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
鳴鳩鵲鵲也如其所言不為有異正義本未有
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鵲作鳩也釋文云鵲字林
作鵲

行小人之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
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刻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
云溫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
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溫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
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
頓自富矣與箋小別

螺贏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

或在草萊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萊誤萊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皆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

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為文耳相臺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朱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

是劍也

鸞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鸞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鸞卑居釋文鸞斯下云鸞斯卑居也又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

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

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字複衍

而類苑鳥部

閩本明監本毛本苑作苑案所改非也苑即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剗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爲興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爲茂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鞫案釋文鞫通志堂亦誤鞫影宋本

不誤

不罹于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罹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

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正義言離歷即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歷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罹字即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

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淠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萑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地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地作地案惠棟云玉篇在本部是也五經文字木

部云地又音地見詩小雅即謂此字也釋文地與唐石經同或誤地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折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關弓而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

補案下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默字之譌

念固而不暇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
無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無字誤也詳詩經小
學釋文無與唐石經同或誤無今正見後考證

昊天大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
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本越本與國本皆作泰
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為據也今亦從釋文不
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甚傲慢無法度

閩本明監本傲誤敖案箋作敖正義作
起止仍云箋無敖可證也釋文無傲本又作敖與正義
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
形近之譌
傳者以下言已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

而泰幟言其大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
形近之譌
放其初即位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
即助字

僭始既涵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僭數
也蓋以為譖字是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
至不剗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

補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
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免至狡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彘至當
衍字

則彼獲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彼當被字誤
是也
骭瘍為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
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

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僚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
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僚後改素案素字誤
也釋文云僚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案山并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何人斯

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也考正義云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唐石經是也

誰暴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誰字誤也序下正義同

云何其盱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又云毛以此云何其盱釋文以其盱作音是正義本釋文本皆有其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一案正義中皆作一則作一是也作壹者依經改耳山并鼎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有者用正

義自為文添耳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祇案唐石經此與祇適也字別釋文云祇所支反毛病也鄭安也一云鄭上支反段玉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即痕之假借說文痕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即禫之假借說文禫安也

易說祇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女與於諧我與否

否字無干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否字當作不與經文

大墳謂之跽音叫

銳上平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者例如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即今

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正義云然日者大陽之精等可證也

蚺短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狐作狐誤是也釋文蚺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蚺短狐今說文本

蚺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狐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

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媧面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靦誤靦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靦是正義自如

此下文云然則靦與媧皆面見人之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鏗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

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字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是正義

本此四字為序文也車隣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

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有正義以定本為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為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兮也

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至名篇

考車隣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異

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為注正在此文之上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

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鏜云脫白黃二字是也

黃爲文又有柴貝 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是也

皆可列相當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所改是也

哆兮侈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文正義本皆如此說文侈下有一曰詩云侈兮侈兮見段玉

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爲作偽不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指案正義云指謂抽也正義云縮又作楅

同楅是楅之譌字指字見於說文廣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楅楅縮字同韋昭周語注亦

訓縮爲引考文古本作楅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閒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是其本子作女

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宛箋有煦

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煦此傳意亦謂以體媛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已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踵作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踵作踵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踵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為理否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

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

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為此詩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考正義本是作為作

詩與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為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為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

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為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云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

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剗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

補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